

菲律賓 不流血的革命

—— 現代史詩 ——

林健民 著

菲律濱

不
流
血
的
革
命

(現代史詩)

BLOODLESS REVOLUTION IN THE PHILIPPINES

**A modern epic written in Chinese
by
Claro Ben Lim, Manila**

目 錄

代 序	1
第一章：死神的呼召	5
第二章：冤沉海底	17
第三章：夜長夢多(一)	29
第三章：夜長夢多(二)	42
第四章：天怒人怨	55
第五章：山雨欲來風滿樓	68
第六章：乙莎公路四日造反(上)	84
第六章：乙莎公路四日造反(中)	93
第六章：乙莎公路四日造反(下)	121

神蹟的出現

（代序）

在七十七小時中，菲律賓的大岷市，由二百萬左右的徒手民衆，和國防部長茵理例，代參謀總長藍慕斯將軍手下的四五百個士兵，負隅於乙莎公路兩邊的亞根那洛和克南美軍營裡，向菲總統馬可斯宣戰；此時政府擁有二十三萬強的現代化軍隊，竟然一籌莫展，而迫使一個控制了菲國二十年的獨裁者，星夜由美國派了直升機，幫他全家離開了馬拉干鄢宮，前往克拉克美軍基地，越日即逃亡於美國夏威夷的檀香山島。

菲律賓是東南亞唯一的天主教國家，這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從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二日下午開始，大家即呼喊這是「人民權力」（**People Power**）的起義；當四日後馬可斯垮台，人民勝利了，五千餘萬菲人，無不高呼這是「神蹟」（**Miracle**）。

所謂神蹟，就是人所無法做得到的。當二月廿二日下午四時茵理例匆匆由家裡坐直升機，飛到亞根那洛軍營國防部的辦事處，去發動軍人起義來與馬可斯對抗，他無時無刻不把「和平女神」（**Our Lady of Fatima**）的小偶像緊握在手中，他也立即由電話求救於辛主教海美，請他迅速動員民衆起來支持這種革命。他同時召集了一個緊急的記者會議，宣佈與三軍總司令馬可斯脫離關係。

此時國防部長手下只有三百個士兵，如果馬可斯是機警的話，立即採取軍事行動，亞根那洛軍營乃彈丸之地，是不堪一擊的。

但絕大多數菲人相信，在此千鈞一髮的危急時候，上帝聽了祈禱和正義的呼籲以後，祂真的插手在幫忙叛軍這種有意義的鬥爭。祂一方面把菲國強人馬可斯變為懦弱無能，一方面也激發了大岷區八百萬市民的正義感，和激發了他們的良心。

所以，在辛主教登高一呼之下，當日的傍晚，即有二三十萬民衆，奔到乙莎公路的兩個軍營前，來維護那些起義的軍人。

越日大岷市的群衆更是蜂擁而來了。在「人民權力」的呼召下，一二百萬人一直匯集於兩個軍營的週圍，作為最有效的人海障礙（**Human Barricade**），使馬可斯的軍隊無法前進。他們有的跪在坦克車之前向士兵苦求，那些一群一群的修女和少女們，則向荷槍的軍隊獻花，或和他們談笑。

這樣一來，迷爾將軍所調來要向兩個軍營進攻的隊伍，完全失去了士氣，不戰而自崩潰，此為馬可斯總統所意想不到者。

大岷市八百萬人口中，那些敬奉上帝的，無不時時刻刻在為起義的叛軍祈禱。一般虔誠的天主教徒，手中則緊執着玫瑰經念珠（**Rosary**）不斷地禱告。在四天之間，全菲各處都有神蹟發現的傳說。結果，

一場非國史無前例的不流血革命，終於在神的協助之下成功了。

一些天主教徒前輩指出，神對這次發生的人民革命有兩個意旨：

第一，避免流血：在四天的爭執中，馬可斯本可殘忍地對民衆和叛軍大肆屠殺，但良心止住了他這樣做。同樣地，叛軍方面本來亦可派武裝的直升機轟炸馬拉干鄢宮的總統一家人，但茵理例和藍慕斯都不忍下手。

所以，最後在七十七小時對峙中，雙方沿談判之路，迫使馬可斯自動下了台。

第二，處分馬可斯：神要患病中的馬可斯繼續活着。祂要這個貪求無厭的二十年獨裁者，受盡全世界人士的恥笑和侮辱；受盡美菲政府控告他的貪污中所盜取的國家財富，而讓他過着「活地獄」的日子。

神也利用馬可斯這樁案件，來儆戒今日世界上的其他貪污的統治者。

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健力士記錄大全」冊上第二〇一頁（**Guinness Book of Records 1987, Page 201**），馬可斯夫婦的七彩色片下面，被記載為世界元首中的第一號巨盜；在廿年中竊取了國家財富，不下美金五十至一百億元。非國強人所蒙受的此種恥辱，正是神要他活存的意旨。當時他如在總統府被炸死，則馬可斯的一切劣跡，世人無從知之。

絕大多數的菲律賓人是善良的，如果馬可斯和他的太太，不是過於貪求無饜，一定要爭取再做一任總統，而能於任期滿了自動下台，則他所剝奪國家的財富，是無人胆敢追究的。

也有人說，上帝用法使他利慾薰心，繼續霸權，方能動起公憤，終而迫使他狼狽出走，貽笑天下。

當此次革命勝利了，菲總統柯莉亦曾對神作了見證說，她深深地體會，上帝是要犧牲了尼雷一條性命，來避免一場萬人流血的內戰。

神蹟的出現，是上帝早就安排好的！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馬尼拉

第一章：死神的呼召

（一）

那是一九八三年七月
室外是豔陽天的開始
在大氣魄的美國波斯頓市
一個非籍的家庭主婦
又是中菲的混血女兒
她的名叫柯莉
正在準備早餐
給她的快要上班講學的
英俊丈夫尼雷·亞奎諾
他是一個自己放逐
在美國居住的前菲參議員
忽然越洋的電話來了
對方是前菲參議員羅烈
急須和尼雷講話
柯莉忙將電話筒交給他
羅烈聲音非常激昂
連柯莉都聽見了
說是馬尼拉流傳的消息
馬可斯總統病危
已三星期不再露面了

甚至有人還說
他已經死亡了
所以一定要尼雷盡速回非去
領導反對黨人士
及時來爭取
未來的總統大競選……
羅烈再三要求着
尼雷非去不可
這是一個晴天霹靂的新聞
尼雷心裏真沒有想到
也沒有一點主張
在電話中只好唯唯
答應考慮後再說
他匆匆忙忙趕赴哈佛大學上班
當晚回家的時候
皺着面皮和柯莉商量
到底應該不應該回國去
雖然亦想到心病經手術後
已是完全恢復了常態
報國的機會怎可輕易失去

(二)

柯莉勸他說
七年在軍中的監牢
所嘗的鐵窗風味足夠了
你不是已答應了我
這一回在美國得救
再也不搞政治了
何必又去受罪呢
如果馬可斯一旦去世
他那野心勃勃的太太
是不會輕易放棄了權力
何況軍權又是在那矢忠於
馬可斯的迷爾參謀總長手中
尼雷請你告訴我
迷爾將軍對總統
到底盡忠到甚麼程度
尼雷答柯莉說
馬可斯如果叫他跳樓自殺
迷爾將軍會問
總統先生我應從那一層跳下
柯莉聽了大吃一驚叫起來

噢 那你更不應回去
於是一星期來日子過得很慢
尼雷心裏一直不平安
馬尼拉的電話
又不斷地打過來
羅烈先生而外還有那些
前在軍營同被錮禁的伙伴
和幾位同一政治陣綫上
最親密的朋友們
都是一樣的消息
一樣地敦促他早日回國
作爲虔誠的天主教徒
尼雷和柯莉只有天天祈禱
希冀上帝能早點
給他們倆一個明朗的啓示
因爲對於那些
共同患難的愛國志士們
尼雷決不能使他們失望
他心裏頭一直在責備自己
這任務是義不容辭的

(三)

忽然有一個早上
柯莉心情不安地告訴尼雷
說她昨夜得了一個惡夢
看見家裏的地板上
有斑斑的鮮血
到底是上帝的暗示
或祖國已發生了
甚麼流血情事
她連聲叫 尼雷 尼雷
我們還是不理睬他們吧
你看我們一家在美國
生活不是過得很愉快嗎
但尼雷心中所關懷的
却是那些在鬥爭中的盟友
還有五千多萬不耐煩的同胞
他在軍營裏
坐了七年的監牢
還有那人面獸心的軍事法庭
集體法官所判他的死刑
這些磨拆爲的是甚麼

他爲了國家
爲了正義
算是習慣了犧牲
如果這次回去又是犧牲
這種犧牲當是
生命中最最大的一個挑戰
尼雷真是越想越激昂
好像欠了一筆巨賬
非早日設法清還不可
因而再顧不到柯莉的反對
每天暗中就開始查問
飛往遠東的班機
他甚至私自下了決定
在八月半左右一定要起程
同時也在
來往的長途電話中
向舊日的伙伴多少暗示
在祖國再見的日子近了
於是在馬尼拉的每一角落
到處都謠傳着尼雷快回來了

(四)

在菲國民會議廳裏面
對尼雷返非的謠傳
政客們更是議論紛紛
當然第一夫人依美黛
身為國會議員
會更加敏感
湊巧在會議廳中
碰到了羅烈閒談
立即就提到這個
熱線的話題
依美黛侃侃而談
她說尼雷如胆敢回來
只有死路一條
這種非尋常的預言
真是驚壞了羅烈
當天依美黛也就把這消息
轉達了養病中的馬可斯
隔天總統府的來往人士
突然頻繁而又緊張了
參謀總長迷爾將軍

是最忙的一個
他屬下的保安人員
都像得了空襲警報一樣
或敵人快要大兵壓境的驚惶
馬尼拉的國際機場
氣氛日漸不平凡了
陌生臉孔的便衣探員
忽然一陣一陣出現了
每天抵達的國際班機
看來都受了監視
起落客的程序
比平時慢得太多了
一些國外來的遊客們
看得太不習慣
有的公然向移民官員
提出了抗議
可是多數的人
都是感到莫名其妙
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下
謠言又流傳說馬可斯死掉了

(五)

在美國波士頓市
八月的天氣開始悶熱了
尼雷既然下了決心
一定要回國去
柯莉在無可奈何之中
也不再加反對
他們倆私下計議
爲了安全
尼雷的行程要非常保密
他已化名拿到了新護照
爲了轉移大家的視線
打算暗中先到新加坡
然後再飛到台北
轉換班機
於是航程安排定當了
沿途很順利地
於八月十九日
抵達了台灣的中正機場
似乎神不知鬼不覺
當日下午楊在那四週都是

有關銀幕風景的圓山飯店
尼雷行踪雖然神秘
但自有他的機智安全措施
隨他旅行的有好幾位
外國報刊的通訊員
其中包括他的
日籍妹夫栢原先生
萬一在下機後出了事故
這些報界人士是最好的證人
在他的想法
也是最安全沒有了
此外他的妹夫也曾爲
尼雷身上裝備了一件避彈衣
他在台北不敢久留
華航八月廿一的班機已證實了
他們一行人往馬尼拉的座位
這一天岷市謠言滿天飛
參謀總長所遣派的二千保安隊
早已散佈了機場各要地
外國來的班機都要一一受搜查